

温暖的故事



龙玉纯 / 著

眼泪想说话

YANLEIXIANGSHUOHUA

一个个看似平实的故事，从中透露出的都是当代年轻军人那种不怕磨砺、敢于担承、乐于奉献、勇于卫国的铁血情怀，以及军人之间的真挚感情。

敦煌文艺出版社



温暖的故事

眼泪想说话

YANLEIXIANGSHUOHUA

龙玉纯/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泪想说话 / 龙玉纯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温暖的故事)
ISBN 978-7-5468-0538-2

I. ①眼… II. ①龙…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906号

眼泪想说话

(温暖的故事)

龙玉纯 著

责任编辑: 靳 莉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38-2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此生乐为文学迷

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让中国文坛沸腾，而且也让我这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充满激动。至今难忘几年前诗人叶匡政“文学已死”声音的尖锐，但愿这次“诺奖”强心剂能为中国文学带来改变。岁月如流水，总会冲淡一切，可我始终坚信文学是只不死鸟，我爱这只不死鸟，并且还会以十几年前刚爱上它时的那股热情，一如既往地爱下去。

还是让时光倒回十五年前吧。那年七月，我从军校的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被分配至驻鄂西北大山深处的某部。那可是一个与有着野人传说的神农架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我们的革命前辈贺龙元帅曾率部在这里进行过浴血战斗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这里山连着山岭推着岭，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现在还是一个国家级穷困县。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我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员以后惊讶发现，这里的官兵们不但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而且大都不怕苦非常爱学习。可能艰难困苦真是文学近亲的缘故，这里有许多官兵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在工作训练之余便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读书写作上，有的写新闻报道，有的写诗歌散文，有的专门写故事和小说，还有的兴致所致什么都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来刚分来时还有些不安心想法的我，在这里工作不到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谈心教育，也变得像战友们一样大小事情兢兢业业，业余时间看书读报学习。山沟里的部队也并不缺少书刊报纸，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便成了图书室的常客。看多了总觉得还不过瘾，也希望自己能像战友一样写的文章能风风光光上报刊杂志，于是就寻思着自己动笔写。一篇、两篇、三篇……没想到自己都感觉到越写越有那么点意思了。鄂西北山清水秀天天天蓝，感染并充盈着我的每一篇诗歌散文和小说故事，她们结伴

同行，从此，我这位普通军官的名字便飞出山沟不时出现在东西南北的报刊杂志之上。

今天说来有点让人好笑，刚开始学写文章时总是偷偷摸摸的，生怕战友看到或者笑话，毕竟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自知文字基础一般，每次写好后立即收起来，更不敢像那些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过稿子的战友一样，先彼此传阅互相征求修改意见后再投稿。不声不响地学写了一年，我的床头柜里已经藏了自己写的几十篇（首）短文短诗，写的这些文字我从未想到过要拿出来投稿，最多也就是在没事时找几篇出来自己对比一下看有没有进步，我总觉得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随便拿一篇都比自己的好，自己的文字要发表还要继续努力有待时日。

第一次投稿今天想来真还觉得有点特别。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十四年前的七一，因为是党的生日，部队中午例行会餐，并且还喝了红葡萄酒。可能是多喝了一杯的原因，我在受了战友的语言激将之后，竟然破天荒壮着胆子从床头柜里取出了一篇一千五百多字的短文——《葡萄的故事》，而且还大言不惭地对战友们说此文已基本上达到了发表水平。没想到我的酒后狂言战友们并没有小看，个个认真读完此文以后都说还可以，最后大家一致说送给我们的“第一笔”看看吧，如果他说行就真行。我们部队的“第一笔”是宣传部门的一位领导，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平常还是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免费”老师。没想到他看了这篇短文以后，也说虽有些稚嫩但总体不错，还说就交给他吧，他帮我去寄发。当时我并没有奢望这篇拙文能发表，没想到一个月后当地的市报副刊就一字未改地发表了，更没想到三个月后一本有名的杂志也刊登了此文。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我当然有说不完的兴奋，在收到样刊的那天，我跑了十几里山路特意到镇上的商场买回一件健力宝，给“第一笔”和战友们每人发一瓶算是请客。

第一次投稿就顺利发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与鞭策，真要衷心感谢那本文学杂志的编辑老师，他们不薄待新人确实让人崇敬（难怪今天这本纯文学杂志还受读者欢迎）。同样也要衷心感谢市报副刊的编辑老师，后来他们给了我许多指导，我的每一点进步都饱含着他们的关爱。从这以后我读书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可不知怎的，我怕投稿的心理似乎也更加严重了，每次写好了文章，都交给战友们看，然后让他们替我寄出投稿，好像只有这

样才不会有发表不了或者退稿的心理负担。“第一笔”和战友们总是给我加油鼓劲，要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文章的实力，再说就算被退稿也不是坏事，这就等于编辑告诉你文章离发表还有一段距离，还须继续努力。老是让战友帮着投稿我也知道不好，但我又实在怕发表不了让人笑话，于是我就常常在请假到镇上购买日常用品时偷偷寄稿。

埋头耕耘，不问收获，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完全不应该以发稿率论成败，而应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和陶冶性情为主旨。渐渐地我的心态变得平和了，也敢于光明正大地和战友们一道投稿了。在这里我要再次衷心感谢那些关爱提携过我的编辑老师们，是你们默默无闻付出心血，使我的一篇篇散文诗歌小说故事纷纷登上了报刊杂志的大雅之堂，而且有的获奖，有的还被多次转载。

也许是缺乏对生活的深入感知体验，也许不是科班出身缺少系统教育，也许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原因，回过头来看自己这些年来业余创作发表的一系列拙作，我在高兴的同时还有些许遗憾，那就是自己拙作中稚嫩的淡黄太多而深刻的墨绿不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看样子我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教导还有待进一步消化吸收。好的作品必然是情感饱满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的作品，我企盼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写出这样的佳作。

龙玉纯

2013年3月20日

目 录

第一辑 杨柳青青

好男儿当兵去	002
野猪来访	006
宋参谋的婚事	010
抗洪归来	015
红苹果	021
威海行	027
杨柳青青	032
士兵的浪漫	041
眼泪想说话	068

第二辑 冰雪战士

枪儿会唱歌	084
走马上任	087
此兵狂妄	090
冰雪战士	093
红 娘	096
新兵杨晓	099
同桌的她	103
没有丢人	105

眼

泪

想

说

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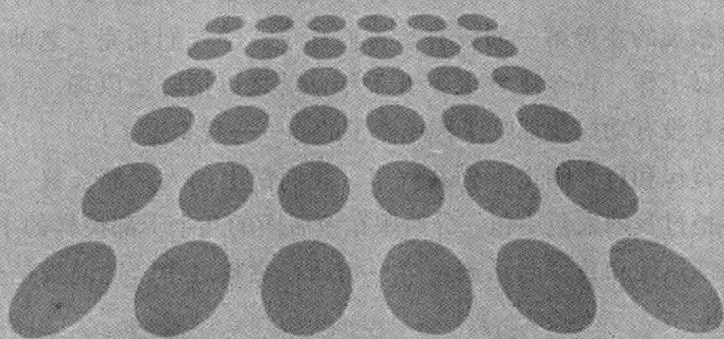
临时下连	108
雨落娘心	110
青春是头拉不住的牛	113
迷人的蝴蝶花	118
小偷惹的祸	123
爱本妖娆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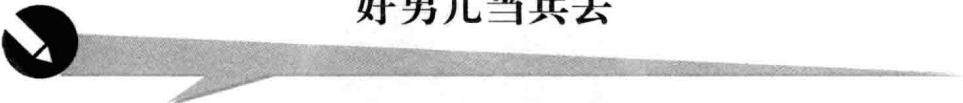


第一辑

EPISODE 1

杨柳青青





好男儿当兵去

小镇富了，富得有点让我措手不及。林立的这公司那工厂的幢幢楼房，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小商场，白天也嘹亮着嗓子诱惑着路人的卡拉 OK 歌舞厅，还有那满街遍巷的你吆我喝的大摊小贩，仿佛魔术师刚刚揭开那块无所不能的红绸布，一一从天而降拥挤在我的眼前。

说句实话，几天前我还恨着她，我恨她像个卷着袖子土里土气的村姑，裤腿上沾满泥巴皮肤泛黑，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直不了腰。我喜欢我们学院所在的那个城市，她像一位气质不凡婀娜多姿的高贵公主，浑身上下凸显着诱人的青春，散发着醉人的味儿，使我的目光不自觉地总是流连在她的门前窗下。

我的秘密举动终于被这张印有入伍通知书的红纸所暴露，学院领导和老师学友们无一不大吃一惊，平静的校园顿时如同被我扔进了一颗重磅炸弹，上上下下沸沸扬扬起来。首先是平时里和我玩得火热的、关系铁的学友拉我上咖啡屋，明明暗暗的声音伴着昏昏然的情调劝我不要去当兵了，虽然是自费可也念了一年大学，另外再补上几句廉价的男女感情，想套住我这匹就想冲出他们这个圈子的野马。咖啡直喝得那位咖啡小姐鞋跟不停发颤，我还是保持着微笑的姿势第一回没有给哥们面子。学友们劝完了老师劝，老师劝完了领导做工作，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手势唾沫比翼双飞，还是没有动摇我那吃了秤砣铁了的心——我走定了！

提着背包和行李刚走下公共汽车，我们镇上的人武部长就一脸堆笑地迎上前来，抢过我的大包小包，分给跟在他后面的几个干部模样的小伙子拿着，噤里啪啦亲热地和我说起话来。第一句话在意料之中，他说我是全镇最优秀

的青年，弃笔从军报国有远大理想。第二句话告诉我本镇共分了七个兵的名额，可只有我一个体检合格，我很幸运。第三句话求我给他一点面子，千万别半路变卦不去部队了，他今年没有完成征兵任务，正以一条三五烟的代价在请镇里的秘书写深刻的检查。第四句话是他愿拿一张万元的存折作抵押，保证我当兵在经济上不吃亏。第五句话问我在去部队前还需要什么，只要是500块钱之内，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拿发票去他那报销，算是镇政府送我的礼物。第六句……我告诉他我到家了。

爸爸接过行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便招待部长他们去了。妈妈走过来拉起我的手，眼眶里的泪水顺着眼角一颗一颗往下滚，半天说不出话来。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流泪，我急忙安抚她这又不是要马上上前线您还是悠着点，等到儿子成了英雄记者来采访时您再痛痛快快哭也不迟。这一说她用袖子狠狠地擦了一把脸，竟然笑了起来。她这一笑我却顿时感到有些心酸，后悔体检前没有告诉她和爸爸我想去当兵，如果告诉了他们今天可能会好受些。

爸爸陪着人武部长来到我们面前时，妈妈脸上已经阵雨褪去一片晴朗。部长见我们母子俩有说有笑的并没有什么意外情况，便也掺和着用力眯着眼睛笑了起来，当时那古里古怪的形象，让我不禁地想起了赵忠祥正在动物世界为他配音。部长不失时机地把我们家所有人都表扬了一通，言辞肤浅得让邻居家的花猫得意地叫着擦着他的裤脚而过。部长走时还特别叮嘱我，只能痛痛快快玩三天了，四月一号新兵统一起运。

我的爸爸妈妈是普普通通的镇民，有他们没他们镇上绝对不会发生什么不良变化。可我这一当兵，他们便出了名粘上了麻烦，过去认识不认识的远近邻居都来我家坐坐，个个还提着那么一点点礼物小意思，让他们不得不装出受宠若惊千恩万谢的形象。镇里的广播也天天响着他们的名字，说他们教子有方，不像某些家长一样让自己的孩子故意装近视、装耳背、装色弱、装……只要能不去当兵，哪怕辈分是爷爷的此时也可装孙子，而且看不出一丝有什么不好意思。

还有三天我就要离乡别土远行了，我得抓紧一分一秒玩个够。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就穿着新军装骑上自行车到街上瞎逛起来。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歌厅舞厅卡拉OK厅影剧院游戏机房台球室……所到之处相迎的都是笑脸，而

且还不约而同对我免费，让我无形中对身上这绿军装敬重起来。你们那花花绿绿有名有派的衣服比得上我这军装吗？在我们镇上只有它是出入各大场所顺畅无阻的通行证！

玩了一天回去挺累的，洗了一个舒服的澡，睡了一个安稳的觉，还外加做了一个不怎么好意思说的梦，梦中梅子偎依在一位军官怀里幸福地闭着眼睛，那军官当然是我。

一直睡到八点才起床，爸爸妈妈破例没有叫醒我。起来后马马虎虎把肚子糊弄了一下，便又骑着车子上街玩。我最喜欢玩电子游戏，第一站便去游戏机房。一脚刚迈进门，便有个小孩冲着我喊了起来：“看，大裆裤叔叔又来了。”话还未落音，一屋子的小孩全都“嘻嘻嘻嘻”地停下手中的活笑了起来。大裆裤叔叔？我自然地低下头来看看军裤，没错，是大裆裤，记得邻居艳姐怀孕时还特意向部长要了一条。“大裆裤又怎么啦？！你们这群淘气鬼！”我红着脸大声对那带头起哄的小孩说道。“直筒裤伯伯阔——气，牛仔褲哥哥洋——气，大裆裤叔叔土——气！”他们不但没有半点怕我的意思，而且还异口同声地重复起这不知是谁教他们的儿歌来。我不敢恋战，拔腿就来个战略转移，向后转，前进！这儿歌直送我灰溜溜地离开了游戏机房，一路玩命地蹬车回家后耳朵里还在响。

无意中受了这个打击，我便没有上街玩的积极性了，想不到一当兵连小孩子都看不起，于是整天便在家睡觉、看电视。爸爸妈妈分明看出了我的不高兴，也不问我为什么，任我随意支配家里的一切。

终于要走了。镇领导在人武部长的引路下，径直来到了我的家里，他们要为我来送行。镇长一进屋，便满脸笑意地把我拉向他的怀里，亲亲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来，像抚摸他的梅子一样。他说我是好孩子，不只看眼前和眼前的钱，有大志从军报国，是本镇青年的榜样。还说可惜他家梅子是个闺女，不然一定让我们一起去。他这一说还真让我有点想念梅子，梅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和我同学，这次我参军没有告诉她。墙上的挂钟响了起来，一看是九点了，我想梅子现在肯定正在课堂里认真听教授讲课。

“镇长，您下午还有一个会，就别去送了吧，有我和他父母一起送到车站集合点就行了。”部长轻声说道。

镇长不同意，还说虽只有一个人参军也不能随便，该正规要送的就是要

送。于是，他们便众星捧月般地送我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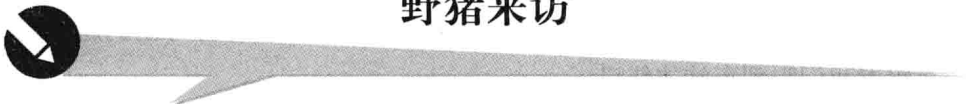
在半路上没想到又遇上了前天那几个叫我“大裆裤叔叔”的顽童，他们一看到我又唱起了儿歌，不过今天唱的不是在游戏机房唱的那首了，换了一首新的，仔细听了听，还挺逗！“个体户经商把汗淌——大团票子哗哗响——工人干活把汗淌——工资奖金往上涨——当兵练武把汗淌——最多得个连嘉奖——”部长一听不是什么好词，便骂他们讨厌，没想到越骂他们越来劲，一直跟着我们唱到车站才住口。

妈妈在车下又忍不住哭了，镇长和部长好言在劝她。看到她那伤心的样子我也难受起来，本来昨晚准备好了的几句安慰的话，此时怎么也说不出口。我不能哭，绝对不能哭，不然妈妈会更伤心，我心里重复念叨着把目光投向远处。突然，一团如火的红色闯入我的视线，太熟悉了，是梅子，肯定是来送我的！

梅子是乘早班车赶回来的。她绕过车下的她爸爸我妈妈他们，径直跑上车厢来到我的座位前，一手迅速抓住我的衣领，一手握拳便在我的胸口上猛擂如雨。一边打人还一边哭着大喊：“打你不告诉我，打你不告诉我！”车外别离气氛感染了车内人，这下顿时禁不住冒出了笑声。

梅子的哭喊声和车厢里的笑声惊动了车下的镇长，他马上跑上车来一把把梅子抱了下去，边走还边笑着说：“你这疯丫头，这下该轮到揍你了。”

“嘟——”车终于启动了……



野猪来访

哈哈，你这个不识趣的家伙，这下可完全暴露在我的枪口底下啦。我把冲锋枪又稍微挪了挪，尽量使自己处于最舒服的射击预备状态。只要你再往前走两米，那又长又丑的嘴巴敢碰我们哨所菜园的篱笆一下，可就别怪我这个新上任的哨长对你不客气了。

对，就这样，再往前走一点，再往前走一点，不要怕嘛，那么大个头，怎么就这么胆小呢？真的，我的枪法很臭，在军校毕业考试时才打了个四十六环。别回头嘛，菜园里可有很多好吃的，里面又没人，怕什么呀。啊，你后面还跟着那么多小家伙，你一定是它们的爸爸吧，那你就更应该勇敢地带它们去篱笆里面见识一下了，那里面可是你们的五星级宾馆，有好吃的红萝卜、大白菜……

“报告——”谁呀？这么大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一班长。

正当我在瞭望塔上全神贯注瞄准那条领头的大野猪，等它靠近菜园篱笆，我好找个充分理由开枪时，一班长这一声大喊，毫不留情地中止了我的行动。

“有事吗？老班长。”我收回枪，关好保险，问一班长。一班长当了五年兵，现在是哨所里资格最老的一个。

“哨长，要说其实也没什么事，我看你趴在那里瞄了半天，还以为你睡着了昵。”可能是第一次有哨长叫他老班长，一班长回答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哪会呢？本来想给大家谋点福利，搞顿野味吃的，没想到你的这声大喊，救了那八戒儿孙的一条命，那头野猪可真肥啊。”我扭过头去又朝菜园方向看了一眼，野猪们不见了。

“这就对头！不怕哨长不高兴，我大喊一声的目的，就是希望哨长枪下留情，不要轻易去伤害它们，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要不然它们会报复

的。”一班长一脸认真地说道，“再说，这里也有规定不准打猎。”

“野猪还懂报复？没那么神吧。”我当然有理由不相信，普通动物毕竟是普通动物，它们不可能像高级动物——人一样有思想。

至于不准打猎，我还没来这里上任时，团里的首长就给我交代了。我们部队驻原始森林林区二号哨所的主要任务就是：禁止外来人员打猎、偷伐树木，防止森林火灾，保护军事禁区的安全。

“哨长，我可不敢骗你，那野猪的报复心可大着呢，如果不是我曾亲眼看到过，别人说来我肯定也不会相信。”一班长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

“真的吗？那一定是个惊险的故事，快讲讲吧。”野猪的报复又会是怎样呢？那些长长的嘴巴、黑灰黑灰身体的家伙，只只都是充满野性不讲道理的角色，估计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的好奇心顿时被一班长高高吊起。

“那还得从四年前讲起。四年前的建军节那天下午四点半，我们全哨所同志正在忙着节日的晚餐，突然电话铃响起，是团值班室来的，电话通知我们立即深入原始森林，协助地方寻找两位失踪的探险队员。饭当然吃不成了，除了留五名同志正常值勤外，我们其余带装备迅速出发。在林海中我们辛辛苦苦找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一棵大树上找到了他们。他们因遭遇野猪群，为了躲避攻击，只好爬上大树，没想到野猪们围在树下就是不走，他们在树上用对讲机呼救，可因距离太远没有回音，他们吓得没办法，也就只好趴在树上等待救援。我们去时，野猪们还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大家分析那一带可能是猪们的家。没招，只好用多功能话筒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用强光灯发射出各色光柱，折腾了半天这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终于脱离了危险……”

“哨长、班长，茶来了，边喝边谈吧。”一位暂时我还叫不上名字的新战士给我们送来了两杯茶。

“谢谢！”我接过茶，同时问他，“你听过一班长讲的野猪故事吗？”

“报告哨长，早就听过了，那是我们上岗执勤前的第一课。”新兵很高兴地回答。

“一班长，看样子只有我这新同志要补课了，还是请你边喝茶继续讲吧。”我喝了一口茶半开玩笑道。

“你是我们哨所的最高首长，我可不敢也没那水平在你面前讲课，最多就算是向你汇报情况吧。”一班长喝了一口茶也半开玩笑回答。

“刚才前面讲的还只能算是个序幕，真正的故事还在后头呢。”一班长放

下杯子，这才开始继续往下讲，“找人回来以后，哨长迅速将有关情况向团里作了汇报，团里很重视，立即派新闻干事从机关赶来了解整个经过。那个新闻干事就是现在的宣传股李股长，他可是我们团有名的笔杆子，经常在大报小报上露脸，我很崇拜他。哨长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特别喜欢部队生活，也爱好业余写作，那时经常将自己在望塔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散文或诗，然后寄给他，请他指点 and 修改。他从不摆架子，经常晚上来电话教我散文该怎么写诗歌又该怎么写，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他还把经他改过的稿子替我寄给报纸杂志，让我也神气地小露了几回脸。记得第一次我收到样刊的时候，高兴得一个小时内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他还鼓励我尝试写新闻，并且告诉我上面有规定，新闻写得好可以提干，遗憾的是新闻方面我没搞出什么名堂，文学方面这几年倒还弄出了点小动静，现在有时竟然还有刊物向我约稿呢。说句实话，想在部队长干的人没有谁不想提干的，等到有一天上面有规定，文学作品写得好也可以提干，那时我就有希望了。在哨所执勤工作太平凡，干得最好也就转个中级士官不错了。”

“哨长，是不是题外话说得多了点？我这就言归正传。”一班长毕竟是老同志了，说到自己的成长问题点到为止。他又喝了一口茶，继续往下讲，“李干事先去地方采访了救援人员和两位探险队员，把事情经过摸清以后，这才来到哨所对我们进行采访。这件事要写下来，可能对他确实不存在困难，在采访完我们仅两个小时不到，他在瞭望塔的凳子上就写下了好几份稿子，既有消息又有特写，还有小报告文学，完全可以说是全方位进行报道，直看得我眼花缭乱。草稿写好以后，他便要我去工工整整抄几份，他还说替我值班，抄一次也是学习，这事我乐意干。没想到我在宿舍还没抄到一半，便听到几声清脆的枪响。出事了？我扔下笔，火速和哨长、战友们冲上塔台，只见李干事一脸的兴奋：‘打中了，打中了，看它还想干不干坏事！’原来他在塔台上看到一头野猪在哨所菜园边闲逛，他便开了枪。哨长没说它什么，当时只是用埋怨的目光看了我一眼。那头野猪没跑几步就死了，有八十多斤重，当晚我们饱吃了一顿野猪肉。第二天李干事走了。第三天晚上野猪便开始报复，把我们菜园的篱笆全部掀倒，把菜地里的菜全部吃光，连菜地的土也被它们那无比厉害的嘴巴翻了个底朝天。第四天上午，我们哨所官兵谁也没有怨言又重建篱笆，重整菜地，重新栽种各种小菜。自哨所组建以来，菜园遭野猪如此毁灭性的打击还是第一次。过去野猪也曾来过这地方，不知什么原因，

就是从没掀倒篱笆进去过，哨所的官兵当然也从没向野猪开过枪。这次李干事打死那头野猪，可以说是破坏了哨所与野猪历来睦邻友好的关系。报复一次还没算完，一个星期后野猪又来扫荡了菜园，好像不让我们从此汲取教训誓不罢休。前后总共反复了四次，野猪们这才罢手，害得我们几个月没吃上自己种的蔬菜。这次野猪报复事件后，大家都开玩笑总结说：人不犯猪，猪不犯人，人若犯猪，猪必犯人！看样子连野猪们也都懂得毛主席的教导。”一班长把这个有些沉重的故事，用了个轻松的结尾。

“后来的情况李干事知道吗？”我问一班长。

“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最后李干事还是知道了，他多次打电话向哨长表示歉意，请求我们原谅，后来还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爱护野生动物的文章，发表在省晚报上，刊登后给哨所寄来了好几份报纸。其实我们没一个有责怪他的意思，我自己倒是内疚了好一阵子，当时如果我不要他替我值班，而是叫一位战友帮我，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一班长又喝了一口茶，有些不自然地对我笑了笑。

“好险啊！今天如果你不提醒我，肯定我也要犯当年李干事一样的错误，还不知道又有怎样的后果呢。”可能是受一班长的感染，我也为自己那险些酿恶的行动而自责起来，“看样子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始终把握一条：枪，随便动不得！”

“哨长，你说怪不怪，这群野猪已经很长时间没在我们面前露脸了，今天突然出现在你一个人面前，是不是和你有约会呀？”也许是他不希望自己讲的故事，给人以不轻松的感觉，一班长开了句让我有些意外的玩笑。

“野猪和我约会？我这个刚来几天的哨长还没那么大魅力吧。”我笑了，心想这玩笑开得水平。

“要不然它们全家出动来干什么？哦，一定是来对新哨长的上任表示热烈欢迎的。”他咧嘴痛快地笑了。

“这还差不多。”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时候有空，还请你亲自上门去，代我向它们表示感谢。”

“好，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先和它们约个时间。”他拿起两只空茶杯，笑着走下塔去。